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太宗皇帝

受位原闕

秦王事迹同

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  
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避白道歸任普由是  
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賂恣將有陰謀竊  
發上詔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  
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  
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櫃遂大感悟即留承  
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  
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  
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  
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天統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  
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  
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爲之也

王禹偁遺事云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  
機之暇召晉王秦王秦王上弟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  
亦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祖乳母所生非也其有  
旨哉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  
姬公主等共宴太后閣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  
傳位於晉王今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  
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  
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今晉王秦王起謝之既

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  
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爲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逾一紀無  
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業汝輩無勞安坐  
而成丕緒豈不知幸乎後各不得有負陛下吾不知秦  
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  
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  
各不得踰踰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  
謝皇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  
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  
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召趙普入宮令  
製文普辭以素不能爲文遂召陶穀爲文別日令普告

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興國初今上立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不知所之上子南陽王尋亦生事逼令自殺傳襲之約絕矣按禹偁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頗與太祖傳位之迹略同恐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今兩存之所云趙普請使陶穀草誓書轉以相付則必不然今不取之秦王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亦生事逼令自殺此尤誤不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大抵遺事言多鄙

近不似禹偁所為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謗訕託名禹偁故不可據信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祖宗口口各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略同定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因作亂上不忍暴其事 癸卯罷廷美開封

尹授西京留守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絲各萬疋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又賜留守判官閻矩河南府判官王透錢一百萬 四月壬戌詔樞密使曹

彬餞秦王廷美於瓊林苑始赴西京以如京使柴禹錫爲  
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翰林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  
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與禹錫同告秦王廷美  
陰謀事故賞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罷爲  
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  
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爲汝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定人王榮責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  
受其燕馮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常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  
久當節帥遂削籍流海島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  
安普屢誚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  
心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投多



進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  
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  
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銜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  
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  
美去年廷美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  
盡力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口多遜受之閻密初給  
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  
指斥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怙勢取  
貨賕汚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  
廷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  
語問懷忠嘗爲廷美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

忠受倣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造懷忠齋  
銀盃錦絛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  
濟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  
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呪咀  
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 丁丑詔  
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  
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  
家財 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  
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宮主之號右監門將  
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  
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中書舍人李穆與

盧多遜雅相親厚秦王廷美之為西京留守其朝辭笏記  
又穆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責授司封員外郎著作佐  
郎劉錫知糧料院擅以米數十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  
錫詰之錫頓首稱死罪上怒命左右批數千委頓而止

五月癸巳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  
封府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  
導無狀也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敕知開封府  
李符上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  
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  
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八年正月壬  
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母也 雍

熙元年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 正月丁卯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克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謚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從 下闕六字 謂宰相曰廷

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日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

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  
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四月癸未以涪悼王子德恭爲奉州刺史德隆爲漢州  
刺史優其供贍令勿失所宋琪曰悖逆子孫前代罕有存  
者陛下睦親推慈捨罪恤孤足以感動天地矣 雍熙二

年正月以奉州刺史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  
定侯漢州刺史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  
諸弟皆隨赴治所高品衛紹欽送往常俸外歲給錢三  
百萬以充公費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爲二  
州通判 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政善裨贊之苟有  
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 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

五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璉美西京留守兼中書令秦王  
咸平元年閏三月詔擇汝鄧間地改葬秦悼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太宗皇帝

諸王事迹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胡善侍講等官以戶部員外郎王通著作佐郎妣坦國子博士刑萬等十人爲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官僚適等被舉九月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己

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  
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雍熙元年七月庚午上  
謂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儲貳者朕萬幾之暇頗讀前  
書備見歷代皇子蹤迹國家宗嗣豈不在心却緣事理之  
間有所未可朕於諸子常加訓勵見今僚屬悉擇良善之  
士以輔翊之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是朕親自選擇不欲  
令姦險巧佞人在左右讀書自有常但緣年方幼少未有  
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見好人更待三五年後各  
漸成長自然別有道理朕於處馭必得其宜宋琪奏曰昨  
日起居見諸王已下氣質沈厚舉止安詳進退折旋無非  
得禮況又日親善道常近正人此蓋陛下慈訓所及實皇



家之福也 二年五月辛未以左拾遺觀成畢士安等四人爲諸王府記室參軍上召謂曰諸子長宮庭未聞世務必資良臣賢士贊導爲善使日聞忠孝之美卿等謹恪有行故茲遣選宜各勉之賜襲衣銀帶鞍馬 九月初浩王廷美旣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經時不朝請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爲嗣元佐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按太祖二子德昭卒於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存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其發狂固不緣辭位

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蓋得其實矣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擊弓射之上甚誨勵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以罪囚流以下釋之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妾縱火焚宮遊明煙焰未止上意大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克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

父子之情於是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整宰相  
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  
不率教者未嘗不抗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爲宗  
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爲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  
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竇撓朕懷宋琪  
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  
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 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閭拜表  
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  
還寘於南宮使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  
適翔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  
汝等所能輔導耶並釋不問

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它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舉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絕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注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搗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誤謬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初

無注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誤謬不獨此不可不辨  
三年七月甲午陳王元佑改名元僖韓王元休改名元侃  
冀王元儁改名元份十月甲辰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  
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戴  
為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善佐吾  
子各賜錢百萬及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  
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 四年八月水部員外郎諸王府  
侍講刑曷獻分門禮選二十卷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之  
篇觀之甚悅因問入內西頭供奉銜紹欽曰曷為諸王講  
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發明君  
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上益喜賜曷器幣

下開四字

端拱元年二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爲荆南湖  
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爲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  
王益王元傑爲劍南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  
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也於揚  
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  
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  
瓦橋關濠莫等州亦在行陣暨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  
進朕留守帝京撫鎮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  
受開封府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  
更詣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之樂內鄙  
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

民庶艱難人情善惡必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  
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諫每著一衣必憫蠶婦每  
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  
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  
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我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庚戌  
以皇第六子元倓為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第七子元儉  
為右衛上將軍涇國公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  
元僖元僖不平許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  
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  
糾撻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淳化二年上

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或事朕頗諳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沖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巧儉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其將加竄殛以懲躁妄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蒙正首以援引親暱竊祿儉安罷相責宋沆爲宜州團練副使三年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



遠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  
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元僖性仁孝姿  
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鍾愛及薨追  
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  
有言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  
僖不知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偕差踰制又  
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縊死張  
氏捕元僖左右親屬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  
俾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寃遠惡 丙辰詔罷冊  
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及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

號

張唐英作寇準傳見上按準淳化三年已爲樞密副使元僖既死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何所據誣謗特甚今不取淫刑事蓋因楚王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坐禪贊無狀端左遷銜尉少卿載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並坐輔導無狀免所居官仍削兩任上始追捕許王寮吏將窮竟其事左諫議大夫魏羽乘間言於上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咎爾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此也上嘉納之由是被劾者皆獲輕典 十二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魏庠

知開封府 五年二月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  
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  
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  
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  
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  
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  
何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  
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  
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  
之逾夕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婢善挑坦檢束起居曾不得自便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誅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說言朕必不聽也

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為封兗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兗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許直蓋真宗嘗召坦戒令婉辭非太

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究工今改之

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別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詔升壽州為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上十一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詔議司封

負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八謝上召升殿賜坐諭  
以輔導之旨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司門員外郎開封孫  
燦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相李石奉太  
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  
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銜衛請以教授為名從之

立太子 王維恩邪謀附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  
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鄆人周廣順初遊澶州持所為文  
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  
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觀宮衛嚴邊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  
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揖三千餘眾礪升殿禮謁最上者

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汝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夢觀籍中作礪字遂改焉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淳化二年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沖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擇不令姦巧佞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餘見上

五年九月崇儀副使王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  
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爲皇太子 壬申以襄王  
元侃爲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至道元年八  
月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恒 大赦天  
下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賜勲一轉詔皇太子兼  
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或斯禮之  
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  
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劍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  
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  
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願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兼左庶子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兼右庶子並為開封判官如故徙左庶子裴祚為光祿少卿右庶子慎從吉為衛尉少卿少詹事宋雄為光祿少卿先是以東宮官為散秩使祚等處之既立太子悉改授他職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

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上謂曰朕以太子仁孝  
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  
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  
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  
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做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以兵部  
郎中喬維岳兼左諭德水部郎中楊礪兼右諭德司封員  
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兼中舍並為開封府推官初置左  
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  
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  
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為蓋執政之失  
也 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再皇太子禮儀使有

司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  
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踐啓即稱皇太  
子陛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  
內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諭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  
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  
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  
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著皇太子  
位其當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  
事並畫諾詔改諾爲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  
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  
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

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  
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  
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  
外帷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  
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  
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  
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儀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  
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  
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  
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十

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丙子皇太子言臣先  
與元份等同候朝於崇德門西廬中今遷在門東室相直  
廬內伏乞仍舊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上覽奏謂  
宰相曰太子孝悌之性出於自然深可嘉者因降詔從所  
乞 二年二月戊寅以越王元份爲杭州大都督兼領越  
州吳王元傑爲揚州大都督兼領壽州己卯以徐國公元  
儼爲洪州都督鎮南節度使涇國公元偁爲鄆州都督武  
清節度使 庚辰以皇姪孫左羽林大軍將軍惟吉領閩  
州觀察使凡邸第供擬車服賜予皆與諸王相埒自餘王  
子不得與偕惟吉親王德昭長子也 三年二月上不豫  
戊午始詔文武百官並於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親王

及諸軍校分爲七班皇太子諸王文武羣臣以上不豫各  
於佛寺修齋祈福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  
溫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  
恩忘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  
元佐頗間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  
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  
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書問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鏢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  
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爲今日豈容更有  
異論后默然上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視然後  
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絕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  
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  
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甲午命給事中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 丙申出大行遺留物賜宗室  
近臣有差 戊戌始見羣臣於崇德殿西序命趙王元份  
爲山陵使 庚子賜百官銀帛有差 癸卯宰相呂端加  
右僕射皇弟趙王元份爲永興鳳翔節度使進封雍王吳  
王元傑爲武寧奉寧節度使進封兗王並兼中書令鎮南  
節度使徐國公元偁進封彭城郡王武昌節度涇國公元  
偁進封安定郡王並同平章事皇第八弟元儼爲左衛上

將軍封曹國公 四月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既露  
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廢制詞頗恣胸臆多所  
溢美上故先絀之 五月甲戌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昌  
齡責授忠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  
流潯州 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  
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  
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  
閻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閻者傾險士嘗勸繼恩乘間勸太  
宗立儲貳為他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



即詔所立宜立詔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上也繼恩入其  
詔頗惑太宗詔立上聞尋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繼恩與昌  
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  
官繼恩又密託旦為褒辭旦已先生絀於是并逐三人者  
詔以繼恩潛懷凶惡與昌齡等交通請託漏泄宮禁語言  
也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  
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實錄與國史並不明著繼恩等罪狀但具錄甲戌詔書  
蓋當時有所避耳詔稱昌齡恣行請託深亂朝綱繼恩  
潛懷凶惡附下同上結黨朋姦亦可畧見其不軌心迹  
潘閻納說繼恩此據倦游雜錄稍刪潤之湘山野錄及

筆談載閻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繼恩爲多遜  
楚王爲秦王傳聞不審也

六月甲申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  
養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  
見也自是終身不復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趙普復相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壬申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見赴  
太祖山陵 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 六年九月太子  
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虛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  
道碑云既靜妖氛爰舉爵賞普蓋從征晉陽以功遷秩  
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  
遷太子太保合從行狀

普子承宗妻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

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  
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對曰臣  
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聞國舊臣為權倖所沮  
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  
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  
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  
徒兼侍中

實錄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相當得其  
實也丁謂談錄則云上元夜召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  
正史不合今不取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十一月己未宰相趙普

封梁國公 七年四月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  
屢譏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  
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授多遜兵  
部尚書下御史獄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  
州 八年十月己酉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  
兼侍中 十一月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  
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墓泉下上  
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  
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  
因詩專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  
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

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雍熙四年二月丙申徙趙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 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爲太保兼侍中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先是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驥驟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又請對具呈所以上免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勿以爲慮德驥固 下同 京普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三月樞密副使趙昌言鹽鐵副使陳象輿

青罷見馬周

上侍昌言厚委欲相之會普以舊相復入

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上特寬宥昌言既責普  
又請行後命上不許乃止普始爲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  
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却普謂其慢已故被  
重譴請誅侯莫陳利用事見侯莫陳利用或云普中

書接見羣官必語次繹尋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  
錄事發引以爲証由是羣官悚息無敢言者中書事益壅  
蔽七月戊戌上謂趙普曰卿者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  
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願養疾稍涼乃赴中書視事普  
頓首謝二年四月辛未宰相趙普第視疾淳化元  
年正月大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

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致士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普傳云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州使圖李繼遷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因稱疾遂罷相按保忠卒與繼遷相口此時未也論者何咎普太早耶又併言為同列所窺當是呂蒙正及辛仲甫王沔等也按普去後沔始專政此時抑亦未敢疑普直以病自求免耳今並削傳語更按考之三月趙普既除西京留守被病不任朝謁三上表懇辭上手詔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煩固辭歛首



連有日當就與卿別普奉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  
願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 乙未車駕幸普第普將發故  
也 三年二月趙普三上表乞致仕 三月乙未朔以普  
為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令養疾俟愈日赴闕仍遣  
其弟宗正少卿安易持詔賜之 四月丁丑遣使賜太師  
趙普羊酒手詔問勞之 七月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  
忠獻王趙普卒前一歲普生辰 上特遣其子右羽林大  
將軍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普疾遂  
增是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  
正言直昭文館新安張東賜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東  
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

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寃累耳寃累蓋指涪陵博王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庭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口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己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武二女皆并普妻和氏言願使為尼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己酉十

八日上始聞訃耳

寇準參政

淳化二年三月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証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昧職數萬計吉既受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於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災殆不虛發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四月辛巳以樞密直學士寇為樞密副使 九月參知政事王沔以弟淮故數為寇準所詆丁丑罷守本官 翰林學士宋白女弟適王沔沔既罷政寇準欲并白去之復言白家用金器蓋舉子所賂其實奉詔

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耳是日白出為保大行軍司馬

樞密使王顯居位十年方蕃戎寇邊河決近郡機務繁急朝夕咨訪顯無術略不任職及寇準溫仲舒為副使皆銳鋒氣多慢顯顯短苟有誤失終不肯改上面詰之癸卯罷為崇信節度使遣之任甲辰以樞密副使溫仲舒寇準同知樞密院事張遜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四年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官左金吾王宥故與遜俱事晉即遜嘗保舉宥雅相厚善又

和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  
事上詰之準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今獨奏臣遜  
執宥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貶遜而罷準  
十月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知青州上願準厚既行念  
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  
以爲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復  
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  
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五年十月乙亥以左諫議大夫  
寇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  
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君之大節也  
倘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爲右諫議大夫

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至道元年  
四月癸未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初寇準知  
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  
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  
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  
準心伏乃凡事之極口薦洎於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  
江表日多譏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為翰林  
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 上一夕詔熙等  
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忿佑諫  
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  
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時政記甘

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  
印押正衙班其位埒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  
事及議軍國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  
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  
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  
餘慶任參政日老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請亦以  
慰準意云 二年七月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  
先是郊社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逆率意輕重其素所  
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廣州左  
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  
節乃轉右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益抑之惟節自

以素居極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  
惟節於極上切責極仍持免勘罪極忿曰上日閱萬畿寧  
察此細事蓋寇準弄權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  
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  
康散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  
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曾臆亂經  
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  
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  
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  
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  
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力



重於勅命弄亦令削去今何爲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口物若廢之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勅命合用劄子亦當表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辨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嘆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鄆州十一月參知政事張洎始因寇準得進奉之唯謹及議事不稱旨恐懼欲固權位時上已嫉準專恣思寵袁替洎處一旦同絀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多謗言準色變不敢自

辨上由是大怒準旬日果罷政未幾洎被病家居滿百日  
癸巳力疾赴朝謁方就列階於上前左右掖起之因上表  
求解職優詔不允 三年正月參政張洎罷為刑部侍郎  
獎用賢臣

田錫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  
南路轉運副使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三朝廷  
大體者四即賜詔書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  
鮮矣宜少遠譏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  
豈一當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 八年十二月權  
知相州上疏言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樞務給音稍頻

永熙元年八月知睦州上疏言日近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 四年爲起居舍人獻乾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真可賞也因和而賜之又上書請東封太山即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言選將輯邊事用間謀發兵備糧等事 八月癸亥開寶寺浮屠工畢巨麗精巧錫嘗上疏諫其言切直者則曰衆以謂金碧燦煌臣以謂塗膏鑿血上亦不怒 十月田錫因旱降詔引咎責躬等事疏奏上不悅宰相亦怒錫疏有變調倒置等語尋罷知制誥以戶部郎中出知陳州 淳化五年八月兵

部員外郎田錫奏疏言制科鄉飲及建儲后正官名等事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直集賢院田錫應詔言捨靈武安  
開輔翌日又言務廣大圖幾微等事上他日謂宰相呂端  
曰羣臣奏對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 咸平元  
年二月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  
會星變上疏言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之死者十五萬此  
政化湮鬱之大者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  
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  
傳赴闕再遣中使所錫予甚厚錫論星本三月七日三  
年三月知秦州田錫奏疏言選擇武臣旌獎助殺救民之  
家故稅賦免徭役等事 五年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後三日錫奏請訪宰相樞密以決勝千里  
之籌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勅  
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 丙寅  
田錫言民有餓死者乞引咎罪已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  
死 五年十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令中書檢尋轉對  
與獎諭或改官 六年二月田錫言建儲事 三月田錫  
言曹單等州點集疆壯事 五年乙未以兼侍御史知雜  
事田錫為右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弟安心著述必  
無差出欲升殿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 六年十  
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田錫卒錫狀介寡合嚴  
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慕親證李絳之

爲人及居諫者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貴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終始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獎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速達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二書竟弗克就深可憫也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贈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

簿度吏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休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絕原給

### 蘇易簡

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偏賜羣臣以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勝於廳窻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三年正月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四年七

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  
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  
禁中以水試欵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  
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欵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  
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  
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  
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  
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  
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履絕倫  
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  
簡為承旨賜春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違正台席且俟



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  
失沈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生  
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  
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十一  
月參知政事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上  
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顏色  
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至道元年參知  
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以張洎多攻其失也 二年  
禮部侍郎蘇易簡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日飲已半酣其後  
沈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詆約深切易簡垂涕再拜翌日復  
具表稱謝上親批荅以申獎勵又草書勸酒戒酒二詩賜

易簡令對其母請之自是每八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呂蒙正

淳化五年正月上元觀燈上御乾元門樓賜從臣宴語呂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者恐慄當時謂無復見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叢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

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上怒投其奏書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媮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播笏俛首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重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蒙正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生賊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賂乃蒙正未第時白索於

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

錢若水

至道三年六月乙巳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王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謂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對曰屢

見之上曰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濶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夙望亦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廢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人主特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早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邊用兵越明

年太宗宴駕章不果上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  
再上乃得請占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敷刻上  
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  
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  
士胷中豁如也

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  
寂寞事為劉昌言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  
蒙正罷相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口正之又田書記  
若水事云王曾罷心章聖語若水若水憤而出被道士  
服歸嵩山此尤謬今不取

貶斥邪佞

盧多遜

開寶六年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惡其子參知政事多  
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 太平  
興國七年趙普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誚多遜令引  
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  
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  
見秦王除謀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  
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呪咀大逆不道宜  
行誅滅以正刑章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  
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  
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

事多避因與語姬不知其為多避也多避曰姬自何來此  
姬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銜之中  
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  
山谷彼盧相者盡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  
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避默然趨駕去

### 彌德起

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  
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起因  
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姬使密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眾心  
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皆曹公所致微曹公我  
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贇極



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初德超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反為副使大失望時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同日為宣徽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官與柴禹錫同禹錫班在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詔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為我實耻之人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都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四月壬子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塔也亦坐責為殿中丞知丹徒縣德超既賦上悟曹彬無他

待之逾厚臨朝累日不憚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  
明幾敗大事夙夜徧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  
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  
物無適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  
過此上由是釋然

### 王延範

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  
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瑞寡妻高繼沖之  
女厚加賜予以助納采而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  
疎屬也時知廣州鄧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  
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鞠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

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或稱延範彊明忠幹尚錫素與  
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  
好詼諧無大臣體尚錫不能翰誠奉公故罷其政柄 三  
年三月廣南轉運使司門員外郎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  
好術數先為梓州通判日有妖人稱杜先生以左道惑眾  
語延範曰汝意有所如我當陰為助延範心喜鑄黃金為  
杜象常頂戴焉自是所為益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  
昂者賣卜於吉州市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全日有  
徐聲推九宮算法□□□聲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  
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辯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  
是坐天王形仙人眼龍耳虎頭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

即日當乘四明輦及至嶺南愈驕蹇自任不守法度又按部諸州遇猛獸伏於路從吏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戰逐而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該會宿共觀天文延貴指西方一星曰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延貴實不知星入南斗者乃太白也說因出南斗經證之延範久與監市舶祕書丞陸坦計議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隱語伯朝廷機事懷勇小將張霸給使於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素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等事休復馳奏之上遣高品閩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休復雜治考掠過苦延範具伏於是與坦等

俱弃市廣州籍人延範家時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  
決杖賜張霸錢十萬延範家富狀顏奇偉喜任俠驕傲部  
內官吏常奴僕視之復峻於刑責其下多怨感日者邪說  
以冀非望故及於戮

馬周

端拱元年三月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  
陳象與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  
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讎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  
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備書人翟穎者表險誕妄素與  
旦親狎旦知穎可使乃為作大言狂怪之辭使穎出之仍  
為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

薦可爲天子大臣及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內爲  
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且所爲也李昉旣坐黜趙普秉政深  
疾之先是有程馬周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平章事李昉位居元宰屬北兵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  
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是年二月庚子昉罷爲右僕射開  
封府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贊廉得其事白上捕馬周繫  
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窮治之馬周具伏上怒詔決杖  
流海島甲戌昌言爲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與復州團  
練副使偃海州旦坊州潁州司戶參軍

侯莫陳利用

端拱元年三月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受

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亞聞於上即日  
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  
使前後賜與寵澤其二遂恣橫無復忌憚至於居處服玩  
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爲用士君子畏其黨而  
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他不法事力於  
上前發言之乃遣近臣就索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  
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誼者儀  
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  
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將用作詩  
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  
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利用

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有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姦犯天下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商州既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渾而踏揪於渾而出換他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 陳廷山

端拱元年閏五月初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出護冀州屯兵知州石熙古誣奏廷山縱部下卒劉福等放火焚民家詔誅福等徙廷山知平戎軍自是廷山日夕憂懼心懷怨望與親吏口珂程贊馬夢正等謀為帑書置蠟丸中遣



部曲田勅齋入契丹召其大將于越令入寇廷山內為之  
應知霸州大原石賊察知之會契丹亦遣謀者以蠟書報  
廷山約入寇之日謀者至霸州反以其事報賊即遣戰棹  
都監侯廷濟捕廷山至闕下筠夢正聞捕皆自殺廷山至  
上親問得實詔左諫議大夫李巨源判大理寺虞部郎中  
張似雜治之獄具大理正李潤之齋按就中書刑房堂後  
官李文議廷山謀叛未上道發覺當絞遣小吏就大理寺  
印用之似初不預其議因上疏言廷山具伏使棹筠等四  
人作文字田勅送入契丹請發兵三五百人於某處應接  
駐泊于越陣於某縣今輕騎自瀛州縱口以誘崔翰既敗  
引兵南來廷山將所部同入幽州據此即與謀叛口異廷

山當新上大怒青宰相呂蒙正等并召佖巨源與宰相廷  
議呂蒙正固執濶之所定為允佖曰臣祇能盡心於陛下  
不能苟容於宰相以曲法也詔從佖議六月丙辰廷山伏  
誅磔於市三日贊等皆腰斬緣坐者免死籍沒其家

王淮

淳化元年三月崇儀副使王維德殿中丞王淮宦者懷志  
同掌香藥植易院為部下所告犯贓錢二百七十六萬淮  
參知政事沔之同母弟也事發自度當死遂亡命匿於青  
州別墅有司名捕踰月不獲沔方得幸頗愍憤因上表待  
罪獄已具惟德等皆坐弃市上以沔故盡貸其死甲子熙  
惟德為殿前承旨淮為定遠縣主簿懷志杖脊配隸忠靖

後數月淮乃自歸沔以聞詔令沔就私第杖淮一百遣之  
任 二年三月上以歲旱嘗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  
學士寇準對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數萬計吉既  
伏謀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仍  
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暎之咎殆不虛也上大悟  
明日見沔切責之初趙普出守西京呂蒙正以寬簡自任  
至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辨善數奏有適  
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  
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二年九月丁丑  
參知政事王沔罷沔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寇準所訟  
上亦寤沔任數奸作非廊廟器故罷其政事沔奉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指髮盡白

趙昌言

淳化五年八月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  
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  
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推重兵  
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  
持博局棊枰自隨咸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  
掠子女金帛坐食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關志餘賊  
屏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  
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  
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

家士馬精強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頌宸慮即於  
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  
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  
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焉九月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  
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  
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  
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今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  
押班銜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 至道元年正月趙昌言之出使

也意氣甚盛王旦與昌言外弟光祿寺丞石中立追錢於路昌言一揖而去旦語中立曰婦翁此行得免禍幸矣敢望成功耶既而有詔止昌言不聽入蜀留鳳翔百餘日或又告昌言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遂斬關而入上不喜癸亥以昌言為戶部侍郎知鳳翔府罷知政事始昌言在中書與蘇易簡不協多忿爭上前上頗優容之昌言既罷八十日易簡亦罷

按本傳所載如此則去年謂昌言不可入蜀者決非寇準或易簡也故詳錄之傳云口昌言踰年易簡亦罷誤矣其實八十日通出使才二百餘日也

趙贊

至道元年正月初趙贊自京北罷官歸才數月上復令贊  
鈞校三司簿領贊自選置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察中書  
樞密院及三司事乘間白於上上以爲忠實無他腸未察  
也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  
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稍遷侍禁嘗奉使西川奏在官  
不治者數十人上頗嘉其直會官市物吏多因緣爲姦列  
肆累詣開封許之乃特置雜買務使昌嗣監領昌嗣因乞  
著籍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至西  
上閣門副使監鐵都監二人旣得聯職由是益恣橫所爲  
皆不法上頗知之問左右左右畏贊等無敢言其過惡者  
時上清宮成車駕初臨視尚未許衆遊觀宮中玉皇閣尤

嚴運他人不得至會上元張燈贊與昌嗣率其黨數人搗  
妓樂登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聞上  
怒已先知其恣橫猶疑之至是愈信丁卯詔削奪贊官爵  
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  
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荆棘不能純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  
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  
前世督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  
附小人爲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始贊  
復用勢益盛恣張齊賢切欲報之齊賢殊不屑意及是人  
始稱伏焉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與贊素厚



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贊被罪昌言心不自安上因言近侍中亦有與贊交通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上曰卿勿憂也然頗疑其為人戊辰昌言罷為給事中

王壺野史載劉昌言春衰上謂左右劉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一句理會不得遂出守蓋不知昌言所以得罪故云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